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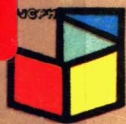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SHIJIE KEHUAN XIAOSHUO JINGPIN CONGSHU

火星公主

主编：陈渊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前 言

谈起科幻小说，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少年朋友们几乎没有不喜爱的。近年来，国内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甚至玩具公司，都竞相以科学幻想手段来激起少年儿童的兴趣，丰富他们的生活。相比之下，对于外国科幻小说的翻译出版却远没有那么热火。广大少年朋友在课业负担逐渐减轻的条件下，很想看一些外国科幻小说。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决定翻译介绍一套《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来适当满足少年读者课余文化生活中的饥渴。

然而，对于外国科幻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品，对人们起过什么作用，今后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学生家长，都很想了解。

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在世界文学领域里是个新

兴的独立文学体裁，并已成为通俗文学中的一个流派。严格地说，它的特点是以人类科学文明为基础，以带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幻想故事为内容，其中有典型人物、曲折生动的情节和特定的环境，并且以合乎科学推理的浪漫主义文学手段去描写过去、现在和未来（主要是未来），从而激发人的想象力和求知的热情。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科幻小说，至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它的孕育和诞生，还有一段萌发时期。有趣的是，最初带有科学幻想性的原始边缘科幻作品，大多是跟科学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开普勒早在十七世纪写的《星空通报》和《梦》，就把月球旅行这个带有科幻文学色彩的主题，跟科学探索结合了起来。当然这还不算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不过它给后世的文学家很大影响和启发。后来许多作家把小说创作建立在科学假想的基础上，摆脱了神话，形成了萌芽期的边缘性科幻小说。从此科学推理的灵魂和大胆幻想的精神便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最后终于植入了科幻小说萌芽的土壤。

历史跨入19世纪以后，英、美、德、法等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科学技术的演变，使科学进一步分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因

此以科学眼光来观察世界就变得更加理所当然。原来并不十分自觉地以科学幻想手法创作出来的边缘科幻小说，便逐渐变成比较自觉地以科学幻想为独立体裁的作品，于是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流派便形成了。为早期经典科幻小说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多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严肃作家。例如，英国的玛丽·雪莱和乔治·威尔斯以及法国的儒勒·凡尔纳。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它通过一个人类双重性格的形象，触及了人类与科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后果。法国作家凡尔纳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大胆设想，并预言未来。他的作品所作的预言基本上都被科学的发展所证实。英国作家乔治·威尔斯把科学幻想和推理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科幻小说形式揭露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们都成功地以科学幻想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逼真的图画，把疑问、预见以及隐约可见的、好或坏的后果推到社会面前，让人们去欣赏、鉴别与思考。概括说来，科幻小说自形成独立文学流派时起，不是侧重于自然科学主题，便是侧重于社会科学主题，或者二者相互交织。经过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现代科幻小说复苏的“黄金时代”和当代“战后觉醒时期”，乃至六七十年代新浪潮运动

后的“繁荣时期”，正统的严肃科幻始终保持着这一特征，其影响所及不仅渗入了其他文学流派，吸引了严肃一流作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巨大反响。不少举世闻名的高雅文学作家，如马克吐温、詹姆斯·希尔顿以及马尼格特等，都曾以科幻手法写出了寓意深刻的传世之作。不少发达国家已在中学和大学将科学幻想列入教育计划，力求尽量去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求知的热情，尽可能地引导他们去创造美感，引导他们去追求真与善，去探索和建设理想的未来，同时提醒人们对假、丑、恶有所警惕。这也正是科幻小说得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并始终吸引人的原因。

不过，鉴于外国科幻小说的翻译，在我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古典边缘科幻和近代科幻代表作已基本上有所介绍，我们决定侧重于翻译介绍现代和当代英、美、德、日和苏联等国的科幻小说。主要选编“人类进化及变异”、“宇宙太空和异星生物探索”、“时空转换和奇异世界探险”、“生态平衡破坏引发灾难”、“科学实践与未来社会”以及“幽默讽刺、隐恶扬善”等题材的优秀作品。

然而，应该说明，科学幻想小说毕竟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而不是科学发展远景的蓝图或实验报告。科学幻想小说的内涵，即使有某些似乎可信的科学假设，也总是带有模糊的超前想象性。

质，甚至有悖于纯科学的原则。我们只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够有助于读者了解什么是外国科幻小说，而且能够极大地丰富少年朋友们的想象力，激发起积极的科学探索精神。

最后还应该说明，为了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在整套丛书的规划、题材和篇目的选定以及译稿的审决处理方面，给予了不少指导和帮助。作为主编和译者，特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同时殷切地期望，广大少年读者关心这套丛书，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我们翻译和编选每一辑丛书时集思广益，把《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编得更好。

主 编

1990年11月于上海

目 录

引子.....	(1)
一、在亚利桑那州山上.....	(6)
二、死里逃生.....	(16)
三、我到了火星.....	(22)
四、俘虏.....	(32)
五、我摆脱了监视我的狗.....	(40)
六、赢得朋友的一场战斗.....	(46)
七、火星上的育婴工作.....	(52)
八、一个从天空抓来的美丽的俘虏.....	(59)
九、我学习火星人的语言.....	(65)
十、冠军和首领.....	(71)
十一、和德佳·托丽丝在一起.....	(84)
十二、拥有权力的囚徒.....	(93)
十三、火星上的爱情.....	(100)
十四、生死搏斗.....	(109)
十五、索拉的故事.....	(121)
十六、我们计划逃跑.....	(133)

十七、又入虎口·····	(146)
十八、在沃胡恩的监狱里·····	(156)
十九、竞技场上的格斗·····	(162)
二十、在空气制造厂·····	(169)
二十一、飞往佐丹加的侦察机·····	(181)
二十二、我找到了德佳·····	(193)
二十三、在空中迷了路·····	(207)
二十四、塔斯·塔卡斯找到了朋友·····	(215)
二十五、佐丹加遭劫·····	(225)
二十六、厮杀后的欢乐·····	(232)
二十七、欢乐后的死亡·····	(241)
二十八、在亚历桑那的山洞里·····	(249)

引 子

当我把卡特上尉的这本奇怪的手稿印成书送给你的时候，我认为讲几句关于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话会使人感到有趣的。

我对卡特上尉的最早的回忆是：正好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前，他在弗吉尼亚州我父亲家里待了几个月。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可是我确实记得这位身材高大、皮肤发黑、脸孔发亮的运动员，我称他为杰克大叔。

他似乎老是在笑；他参加孩子们的戏也像参加成年人的游戏那样尽情欢乐，那样充满友谊。或者，当他津津有味地听我的老祖母讲她在世界各地所过的放荡而又奇怪的生活经历时，他会整整一小时坐着不动。我们都热爱他，而我们的奴隶则对他所走过的地面都相当崇敬。

他是男人的光辉典范，身高足足有六英尺二英寸，腰细膀阔，具有训练有素的战士的风度。他相貌端正，黑头发剪得很短；而双眼则是青灰色的，表现出坚强、忠诚的性格，充满了热情和首创精神。他的风度是十全十美的，而他的优雅高贵则是最高尚的南方绅士的典型。

即使在强手如林的地方，他的骑术也是令人惊奇、令人高兴的，特别在猎狗后面奔驰更显得如此。我常常听到我父亲告诫他不要狂妄自大、粗心大意，可他总是笑着说，能把他从背上摔下来跌死的马还没有出生呢。

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就离开了我们，此后大约隔了十五、六年没有再见到他。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们就回来了；我看到他外表一点也不显得老，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变化。当他和其他的人相处时，他还是像过去那样和蔼可亲、轻松愉快，但是当他独自沉思时，我就发现他常常凝视天空达几小时之久，他的脸孔流露出深沉的眷恋和失望的痛苦。晚上他总是这样坐着仰视天空，直到多年以后读到他的手稿后，我才知道他所注视的东西。

他告诉我们说，南北战争以来他已经花了一部分时间在亚利桑那州找矿和采矿；又说供给他的金钱数额非常大，足以证明他的采矿事业是非常成功的。对这些年来他生活的细节他保持缄默，事实上

他根本不愿谈这些细节。

他和我们在一起大约呆了一年就到纽约州去了，在那里的哈得逊河畔买了一小块地皮。每年，当我旅行到纽约时，总去看望他——那时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各处拥有并经营着一系列杂货店。卡特上尉有一所漂亮的小屋，它座落在哈得逊河畔的一座峭壁上。1885年冬天，在我最后几次访问中，有一次拜访时，我看到他忙于写作；我现在猜想，他写的就是这部手稿。

那时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什么事，他希望我接管他的全部财产。他书房里有一个保险箱，他把这保险箱的一个分隔箱的钥匙交给我，对我说，我可以在那里找到他的遗嘱和一些他个人的指示，他要我保证绝对忠实地执行这些指示。

晚上就寝之后，我从我的窗户里曾看到他在月光照耀下站在俯视哈得逊河的峭壁的边缘上，双臂伸向天空，好像祈求什么似的。我认为，那时他在祈祷，虽则我认为他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决不是一个教徒。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拜访他回到家里几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886年3月1日那一天，我收到他打给我的电报，叫我立刻到他那里去。在卡特家的年轻的一代人中间，我一向是受他宠爱的人，所以我赶紧去满足他的要求。

1886年3月4日上午我到达距离他的领地约一英里的那个小车站，当我叫出租车的人把我送到卡特上尉家里时，他回答说，如果我是卡特的一位朋友，他就要告诉我一个很坏的消息，就在那天早上天亮后不久，看守人发现上尉已经死了。

因为某种理由，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但是我仍然尽可能快地赶到他的住所去，以便我能看管他的遗体，处理他的事务。

我找到了发现他遗体的那个看守人，同时找到了当地的警长和几个本城的人，在他的小书房里集合。看守人叙述了与发现遗体有关的几个细节。他说当他碰见遗体时，它还是温暖的。他说，遗体直挺挺地躺在雪地上，两臂向头上伸直，朝着峭壁边缘的方向。当他把出事地点指给我看时，我马上想起那块地方正是我在那几个晚上看见上尉的地方，上尉两臂向天举起，在那儿祈求。

遗体上没有暴力留下的痕迹。在当地医师的帮助下，验尸陪审团很快作出判断：死因是心脏病。我单独留在书房里，打开保险箱，把抽屉里的东西拿出来。他曾告诉我，我可以在那里找到给我的指示。那些指示确实是相当特殊的，但是我却尽可能忠实地执行其中每一个细节。

他指示我把遗体运到弗吉尼亚州去，不要涂香油防腐；遗体要放在打开棺盖的棺材里放进他事先

造好的墓穴里。事后我才知道，墓穴的通风条件是很好的。指示命令我必须亲自监视按照他指示的办法执行，如果需要的话，就采取秘密监视的办法。

他的财产的馈赠方式是：我应得到他25年中的全部收入，本金应属于我。他的进一步的指示说的是这部手稿。我发现手稿时它是密封的，我要使它在11年中保持密封状态，不得开封阅读。到他死后21年我才能说出手稿的内容。

安放他遗体的坟墓的一个奇怪的特色是，厚实的墓门上安装了一把巨大的镀金弹簧锁，这把锁只能从里面打开。

一、在亚利桑那州山上

我是个很老的老人了，我不知道我到底多么老。可能我已有一百岁，可能还要老些。我也记不起我的童年。据回忆所及，我一向是个男人，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汉。我今天的样子与我40年以前或40多年以前的样子一样，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永远活下去，总有一天我要真正死去，死后再也不能复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怕死。我已经死过两次，可仍然活着。但是我仍然像从来没有死过的你一样，非常怕死，正是因为这种怕死的心理才使我深信我必死无疑。

因为这种必死的信念，我才决定把我生活时期和死亡时期的有趣的故事记录下来。我不能解释这些现象，我只能用一个幸运的普通士兵的话把我所遭遇的奇怪的事件记录下来。这些事件是在死去了

的我躺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山洞里而没有被人发现的10年当中发生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故事，在我永远死去之前也没有任何凡人看过这个手稿。我知道一般人不会相信他的理智所不能掌握的东西，因此当我把未来的科学能够证明的事实讲出来的时候，我决无意使自己受到公众的嘲笑，受到讲坛和报纸的谴责，使自己被人们当作大骗子揪出来示众。我在火星上所得到的启发，以及我能写在这本书里的知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初步理解我们的姊妹行星的神秘。对你神秘的事情，但对我却不再是神秘的了。

我名叫约翰·卡特，而弗吉尼亚州的杰克·卡特上尉则更为人所熟知。南北战争结束时，我发现自己有几万美元（南部联邦的货币），还领受一个部队的骑兵兵种的上尉军衔，可这个部队已不再存在了。随着南部联邦的希望破灭，我这个国家公仆也消失了。没有主人，没有金钱，赖以生存的战斗也已经结束了，于是我决定到西南去闯一条路子，设法通过找金子来挽回我失去的财产。

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另一个南部联邦的官员一起勘探金矿，那人就是里奇蒙的詹姆斯·K·鲍威尔上尉。我们的运气非常好，因为经过千辛万苦之后，我们终于在1865年冬末勘探出最了不起的含金的石英矿脉，这简直是我们梦想不到的。曾经

受过采矿工程师教育的鲍威尔说，我们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探出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矿石。

因为我们的采矿设备非常简陋，所以我们决定必须从我们两人中选一个人回到文明地区去，购买必需的机械，组织足够的人力带回来，以便适当地开展采矿工作。

因为鲍威尔熟悉文明地区，深知采矿需要哪些机器，所以我们决定他跑一趟。我们一致同意，要坚持我们的要求，不让我们的采矿权受到游荡的探矿者的非法侵占，尽管这种侵占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1866年3月3日，鲍威尔和我把他的口粮装在我们的两只驴子上。他向我告别之后就骑上他的马出发，顺着山坡向山谷走去，过山谷就开始踏上他的第一个阶段的旅途了。

鲍威尔出发的那天早上，像几乎所有的亚利桑那州的早上一样，天气晴朗而美丽。我能看见他和他那驮运粮食的驴子顺着山坡向山谷走去。整个上午我都不时看着他和驴子，看着他们走上陡峭的山脊的顶上，或者走到一块平坦的高原。我最后一眼看到鲍威尔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那时他已进入山谷另一面的山脉的阴影里。

大约半小时以后，我的目光碰巧偶尔扫过山谷，看到在我最后一次看见我的朋友和他的两匹驮

驴的地方有3个小点，不禁大吃一惊。我不喜欢无事烦恼，但是我越是使自己相信鲍威尔一路平安，相信我在他走过的山路上所看到的小点是羚羊或者野马，就越不能使自己放心。

自从我们进入这块领土以来，我们没有碰到一个怀敌意的印第安人，因此我们变得非常粗心大意，竟把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为数极多的抢劫者的故事视为笑谈。人们传说这些人在山路上出没，对每一群落入他们手中的白人加以杀戮或折磨。

我知道鲍威尔是武装得很好的，而且是富于战斗经验的战士；但是我也曾在美国北部的印第安人中生活过、战斗过多年，因而知道他面对一伙狡猾的追踪他的阿柏支族印第安人，活下来的机会是很少的。最后，我忧心如焚，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便用两支柯尔特公司制造的左轮枪和一支卡宾枪把自己武装起来，身上绑了两条子弹带，跨上有鞍的马，沿着鲍威尔上午走过的山路出发。

我刚走到比较平坦的地面，就催我的马跑起来。直到天快黑时，我发现了其他足迹和鲍威尔的足迹连在一起的那块地方。这些足迹是没有装蹄铁的矮种马的足迹，矮种马共有三匹，它们曾经飞跑。

我循着马迹快跑，直到夜色已深，我不得不等待月亮上升，乘此时机思考我这样追赶是否明智。也许我所幻想的危险是不可能发生的，像神经过敏